

行进中国·精彩故事

# 爱读书擅解难题 做榜样舍我其谁

## ——中科院院士林其谁的故事

中国梦·申城美

本报记者 马亚宁

做学者半个世纪，灯下苦读是最快乐的事，著作等身仍然是年轻学子最爱接近的亲切师长；做所长十余年，没有分一套房子给自己；做人一辈子，无论朋友同事还是下属或学生，只要力所能及，都会乐呵呵有求必应。如今年逾古稀，即使腿脚有些不方便，外地出差坚持不带助手，生怕给别人多添麻烦……

他，就是中科院院士林其谁。双鬓斑白，身板坚挺，谈吐间透着一股老派知识分子的清明与坚持，从容与淡泊。谈起自己过往的人生，老先生淡然地摆摆手，“只是爱读书、爱做点事罢了”；而在周遭人眼里，林其谁人如其名，为学勤勉擅解难题，科研管理规矩与创新并举，学为师范“舍我其谁”！

### 不怕“专业不对口”

1937年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日军全面侵华，不到一个月，日军残暴的铁骑和无情的炮火波及上海。是年底，曾名震中国医学界，与外科医生黄家驊齐名的内科大家林兆耆家里，迎来了第二个孩子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许是一家人念着“抗战救国舍我其谁”，这个孩子被取名为“其谁”。

动乱中坚强成长，新中国成立后勤勉求学，1959年9月林其谁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。当时，全国所有大学生都要接受统一分配。尽管父亲是上海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，林其谁自己也希望继承父业，做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，但他还是服从分配，于1959年10月到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，开始了“专业不对口”的生化人生。

作为名牌医科大学的医科生，他的生化学背景却相当薄弱。不怕不会，就怕不学！刚刚毕业的林其谁，又开始从头学起。加入生化所后，先是做了半年的肝癌患者血液活性酶检测。后来，又去上海郊区农场劳动1个月。1960年5月，参与一项前所未有的“百团科学大战”——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。

“当时，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科研项目：没有多肽合成的经验，很多原材料还被国外禁运，国内连有些氨基酸都无法正常进口。”回忆起半个世纪前，合成牛胰岛素的“大兵团科研”，林其谁记忆犹新：在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教授等组织下，胰岛素项目被分成了3个组，林其谁所在的小组负责B链合成。当时，还是生化“门外汉”的他，连往布氏漏斗里放滤纸都放不好，这让他得到了“自学”化学的绝佳机会。

更让他难忘的是，合成牛胰岛素项目的参与者都是那样单纯、无私、执着、努力。“多肽合成工作需要连续，科研组就实行两班倒，年轻人从午夜12点到中午12点，年长一点的从中午12点到夜里12点，整个科研夜以继日不停歇。特别是，合成多肽要用缩合剂，这种实验试剂有毒性，一旦接触人体，也会缩合人体蛋白，产生过过敏原。很多人因此



林其谁带研究生时最强调学风扎实严谨、实验一丝不苟

叶辰亮 摄

过敏，脸上又痒又肿，但不到万不得已不回家休息，生怕因为自己耽误研究进程。”

在前辈同人的感召下，林其谁彻底忘记了专业不对口，热情投入到生化科研中。1961年，在导师伍钦荣教授的引导下，开始氧化磷酸化及相关问题的研究。“早上6点半进入办公室，一直要做到晚上9点左右。第二天，又要赶紧整理前一天的数据。”就这样陀螺般连轴转，他们对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作用机制的研究，即使在与外界几乎没有直接交流的科研环境下，依然取得不落后来于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。

### 最爱读书擅解难题

“文革”期间，基础研究几乎停滞，林其谁却没有自我荒废，“半工半自学”参与针刺麻醉生化机制、工厂化生化试剂生产、蟾蜍毒素研究等，一有机会接触到科学杂志，就如饥似渴地读。

在林其谁脑海里，儿时每每夜里醒来，都看到父亲灯下读书的身影。时光荏苒，如今灯下孜孜以求的读书郎换成了自己。“读大学后，就没再捧过一本闲书，想深究的专业知识实在太多啦，哪有时间看别的。如今，网络手机让交流更便利，可也挤占了我的读书时间。”林其谁不无感慨地说。

1978年，中国科学界迎来了久违的春天。中国选派青年学者去德国参观学习，厚积薄发的林其谁成为其中的一员。不久因优异成绩被德国洪堡基金会选中，加入慕尼黑大学Martin Kingenberg教授的实验室。这位国际知名教授，在与林其谁深入交流后，决定让他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科学难题——提取解偶联蛋白。

此前，德国教授实验室里曾有美国和法国来的博士生负责该难

题，但始终未能解决。让这位国际上第一个发现细胞色素P450的科学家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原本只是试试看，不想竟被眼前这位中国年轻人“轻而易举”地找到了答案。“有什么难题，就找林其谁去。”时隔多年，老同事王恩多院士，依然记得当年同事间的“口头语”。“他肯钻研，有股能解开任何难题的聪明劲，这在当年的中科院系统可是出了名的！”

这次，他也帮德国教授解决了棘手难题。最终，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《世界生化领域重要期刊》上。Martin Kingenberg教授不仅大大惊讶林其谁的才智与勤奋，更赞叹他善于解难题的超凡思维。如今，很多科研人员仍然在他的研究成果基础上，继续寻找这种蛋白与肥胖、癌症关系的研究。

### 科研管理讲规矩重创新

回国后，从所长助理、代所长到正式上任所长，林其谁一步步成为原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掌舵人，并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11年。

林其谁深感科研团队的管理，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决定所里的事情，必须实现制度化。他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，衡量每一件事的“可为”或“不可为”。“制度定在事前经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，事后坚决执行，一视同仁。”即使是之前器重自己的老领导，帮助过自己的师长前辈，如果碰上制度这把尺，他也毫不留情“一刀切”。有点不近人情的严格要求，让他得罪了不少人。敢作敢为的林其谁却自有坚持，“所长就是个挨骂的位子。做事要挨骂，不做事也要挨骂，与其不做事挨骂，还不如为所里做点事挨骂。”

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要求，严格更是全面升级为“严苛”。连任三届所

长，经手的福利分房数不清，而他自己没有拿过一平方米，一直都还住在当官前，所里分给他的那套简陋的老公房里。“那套房子是一楼，小小的三间，缩在里面日照不足，冬天阴冷潮湿得要命。”王恩多院士一提起“老所长”的住宿条件，就连连摇头。

“全所普通研究员的住房条件都改善了，只有林其谁家的居住环境毫无变化。问题是，他还觉得自己住得蛮好，所有的好房子都分给了别人。如今，年纪大了，老房子距离研究所有点远，他就在生化与细胞所边上租了套房子。

同所几十年的老同事，不善言谈的张永莲院士与林其谁算不上热络，却一直远远地记着这位“铁面”所长的好。三十年前，张永莲还不是一位很突出的研究员，天性中的单纯与淡泊，让她像是每个单位都有那种“边缘人”，永远游离于职场漩涡的核心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偶尔碰到领导，除了点点头，就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再加上，她专注的研究领域很前沿，在所里几乎找不到“知音”。让张永莲诧异至今的是，当时生化所难得有笔经费“巨款”，身为所长的林其谁，竟然一下子拨给她课题组一部分经费。

“很多人当领导后，总要想方设法荫蔽自己的研究领域，分钱分物‘切蛋糕’时，多多少少都要偏私一下自己的课题组。林其谁恰恰相反，当了所长后，原先的课题组不仅没有被滋润，自己的研究领域都有点停滞了。相反，他深入研究整个学科的创新，着眼更具前沿性、创新性的研究领域，而不是任人唯亲。”正是得益于林其谁当年的莫名“拨款”，使当时还很“冷门”的基因调控研究，慢慢枝繁叶茂，长成我国生物化学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支点。

虽已华发丛生，忆当年，张永莲

## 荣誉和尊严

院士，是国家所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。习近平同志提出，希望广大院士“带动科技界乃至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”，同时也要“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”，从而为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作出更大贡献。

纵观林其谁院士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求索，其对院士荣誉的爱惜、对院士尊严的维护、对院士价值的坚守，就像他的名字般，颇有点“舍我其谁”的意蕴。

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治学严谨、学术拔尖。这是社会赋予院士的固有准则。说它是一种“思维定势”也好，是“刻板要求”也罢，至少，这样的“定势”、这样的“刻板”，应当永久不衰，应当成为院士永葆的精神风范。

林其谁创新不止，但为人学“刻板”，恰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。 积木

### 学为师范 一身正气

这位80岁女科学家，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真诚的感激与感动。“当时真是很天真的，对领导满心感谢，却不知道如何表达。思来想去，写了张小纸条，趁他不在办公室，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。”张永莲院士至今都能背出工工整整写在小纸条上的每一个字：谢谢你，我会努力！

2009年，美国《神经科学杂志》主编发来通知称，有位中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。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立即延请林其谁主持调查委员会，短短20天左右，经科学调查，委员会给出明确结论。面对如此快速公正的反应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饶毅评价道：“这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对学术不端最迅速、最严厉的处理。”他还称赞：林其谁教授为中国的学术研究，带了一个非常好的头。

对于这些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者，林其谁极度痛心，深感惋惜。所以，他带研究生时，严格是出了名的，最强调的就是学风扎实严谨、实验一丝不苟。“实验必须可重复，以避免把实验中的假象当成真理，被蒙蔽双眼。所以，一个实验根本不能做成一次就算成功，要做二三次才能算OK。”如今已经成长为学术带头人的葛高翔研究员，一直谨记导师的谆谆教诲，在自己的研究团队中，力求继续发扬林其谁院士的严谨学风和公正学范。